

远方的星

人民日报

远方的星

报告文学集

25
253

《青海》丛书

《可爱的青海丛书》

远 方 的 星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青海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1 字数100,000

1985年8月第一版 册数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10132.045 定价: 0.65元

寄 希 望 于 未 来

——《远方的星》序言

李沙铃

《远方的星》是一部报告文学集，多数篇章在和读者见面之前我就读过了，我不能不承认，我常常被报告中的那人、那志、那思、那情，感动得不能自己。我们没有理由不歌颂他们，因为他们开拓的是，壮丽的事业；向往的是，辉煌的前景；谱写的是，黎明的晨曲；播撒的是，幸福的种子。

有些人，在通常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讲出许多大话，听起来煞是精彩，然而，当他步入艰苦的时候，畏惧了，退却了，被海浪一般的生活抛在了后面。他们不是狮子，不是老虎，更不是大象，而只是躲在树荫下偷吸幼苗液汁的蚜虫。

历史从来都是强者的足迹铺成的。至今还没听说过，在舒适的沙发床上，能长出茂盛的庄稼；在闲逸的柳荫下，能发现冰川的变化；在情人的怀抱里，能赶走侵略者的偷袭；在浪荡的酒棚中，能获得知识的世界。

美丽的社会主义，无疑给创业者开辟了广阔的天地，但旅程中的汗水，却要由自己的皮肤里渗出；前进中的痛苦，却要从自己的肉体去承受；奋战中的讽刺、挖苦、谩骂、嫉妒、刁难、打击、偏见、甚至失掉自由的坐牢和丢掉性命，都得由个人在精神与意志上强硬的挺住。这不象舞台上的戏剧那般轻松，这是真正的人生实战，是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的拼搏者的标志。正象雨果在《九三年》里所讲的那样：

“我的想法是：永远前进。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，他就会使人的脑袋后长着眼睛。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、青春和生命那方面看。倒下去的正在鼓励站起来的，一棵老树的破裂，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。”

《远方的星》里所报告的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他们在人的相貌画谱中，几乎没有什么特异的风姿，普通的眉毛，普通的眼睛，普通的脸庞，普通的身材以及普通的穿戴。但他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得失观、苦乐观却是不凡的，其可贵、可敬、可爱、可歌正在这里。

他们想的是共产主义，立的是祖国大地，磨的是坚韧意志，披的是凛然正气。这才是理想、纪律、道德、意志的一代典范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所需要、所希望、所造就的“这一个”。

报告文学的作者们把笔尖伸向他们，完全证明是做对了。尤其是大西北和青海高原这样的地区，就显得更加重要。

已经宣传了三十六年，应该说社会效果是显著的，正象《远方的星》中的这样的人和再早的大批的这样的人，还包括没有收进《远方的星》的这样的人，他们正是在“开发大西北，建设新青海”的旗帜下来集合的。他们改造了环境，环境也锤炼了他们。随之，习惯、观念、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。他们的形象，越来越高大；他们的意志，越来越坚强；他们的感情，越来越丰富；他们的成果，越来越丰硕；他们的事业，越来越发达；他们的精神领域，简直成了一个聚集社会财富的宝库。

但是，几千年来的偏见，不可能一个早上被风吹走的。还得几代人的努力，才能把偏见剔除，还公正于人间。所谓“西北落后，青海荒凉”等说法的彻底绝迹，当然是绝对有指望的。

我们的报告文学作者，潜心刻画名不虚传的各路开拓英雄，无论如何是理应予以提倡的。也很可能有人出来挑毛病，说他们奉献给读者的不是“流行歌曲”，而是“一块钢板”。但是，前进的生活，已经和正在表明，这“钢板”是开拓工程所离不了的。

岛崎藤村说得好：“人生是个大战场，作家

是个随军记者”。我们的社会职责是，给人民以救益，以鼓舞，以激励，以觉醒，以振奋，以美感，以乐趣。我们没有权利，用低劣的产品，去败坏读者的胃口，污染读者的心灵，挫伤读者的意志。我们的目的是，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
如果要从艺术品的方位去要求，在一些篇章中，显然是有些蹩脚的，尤其是我写的那一章。然而，报告文学的生命，在于真实，这也是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源泉。

可喜的是，集中的十三位作者，都是《青海日报》社的新闻战士，这种成果的展出，无疑是我省报业的光荣了。我们一方面庆贺胜利的过去；然而至为重要的还是寄希望于未来。

要列为序，上面这些话大概是不够格的；但作为感言，倒是我的一片真心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

目 录

远方的星.....	李沙伶 (1)
民风哟, 人情哟.....	杨志军 王 晨 (18)
时代的拚搏之歌.....	黄治平 (35)
妙手剪病枝.....	邢秀玲 (56)
依沙·阿吉.....	赵得录 (84)
三百一十八个日日夜夜.....	何士荣 (96)
大海般深邃的向往.....	肖治业 陈秉智 (117)
从来沧海多遗珠.....	王文沪 (127)
历史宣判他无罪.....	祝咸录 (153)
幸福.....	刘建民 (153)
赤子之心.....	孙学忠 (167)

远 方 的 星

李沙铃

星星闪光，铅字也闪光。星星给大地送来一把明亮的银伞，铅字给人们展示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这么多的男女名字，近三千个，登在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七日的《光明日报》上，榜目为《全国优秀班主任》。真是群英荟萃，繁星灿烂！西宁五中女班主任李森就在群星之中。

未曾相识，久闻其名。听说她对“学生严格”、“厉害”、“不讲情面”……凭我想象，她定然是一位年轻体壮、高头大膀的“郎平式”人物。谁知见面之后，全然相反——四十三岁的她，竟身患多种疾病：肾炎、肠胃炎、美尼尔氏综合症，体重只有八十市斤，简直属于“老弱病残”行列了。她普通得就象校园里惯见的杨柳，文静得又象一杯无言的水。

然而，李森瘦弱的躯体内，却蕴藏着“愚公”之力，她不懈地开拓着智慧的荒地，挖掘着埋葬在土中的明珠。

一位和她共事的女教师说：“你们写作的人，都爱找情节，李森身上的情节多着哩，就象那挺拔的夹竹桃，有节有花，有枝有叶，任你去采撷吧！”

我依着她的提示，踏着李森生活的足迹，一步一步地向深巷小道走去……

山路上，埋下了一张底牌

一辆长途大轿车，停在了湟源县城门外，翠绿的树，美丽的山，清清的流水，轱辘转动的大板车，好一幅高原风俗画！

“孩子，下车吧！”母亲说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李森问。

“小北京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十八岁的李森，愣了一下，随后以自己的理解能力，暗自判断说：“对。原来这是青海农村县城的小北京啊！”

从此，她和妈妈、妹妹在这儿安了新家。

母亲是出色的产科大夫，工作在县城医院。她就读于省城青海师院附中，几十公里路程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来来回回地跑，象个假小子。

“李森，你老家在哪儿？”同学们问了起来。

“山东。不！——上海。”她简要地说明

——山东是原籍，上海是她生长的地方。

“上海多洋，为啥来这儿？”同学们不解地问。

猛不防这一问，顿时刺痛了她的心，一时无言以对。这是父亲的问题株连了一家人啊！……

生活本身就是辩证法，有所失才能有所得。李森在这个土里土气的“小北京”学到了许多在上海难以学到的本事——受冻，淋雨，顶风，挨饿，还有受歧视，走那些没有电车的崎岖山路……

一九六三年她大学毕业，到化隆中学任教。不久，下乡锻炼，睡村民阿奶家里的炕，吃乡亲阿妈锅里的饭，一把洋芋蛋蛋就是一顿美餐，一幅山乡景致就是一堂人生的课。叫人、开会、作报告、手拉着手地和村民攀谈，俨然成了“女政治家”。

后来，她回忆这段生活史时，依然旧情依依，说：“如果我一直在上海，不离开霓虹灯，今天很可能娇得象花盆里的玻璃翠……。”

李森擦了擦阔腿镜片，作了个追思的姿势说：“现在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象又回到了昂思多的小巷里——喷香的梨，鲜红的苹果，水灵灵的菠菜，嫩闪闪的包心白，满口酥的焜锅饼，一簇头挑不起的拉条子，淳朴的山民，真诚的话语……多么美的生活啊！”

这可能就是她走向生活之前，埋下的一张底牌。

面对六百名饥饿的求知者

或许由于那张底牌的功力，李森在二十年的教师岗位上，一直坐在强者的席上。可是，这席位是那么容易夺来的吗？

她对这种“娃娃王”的职业，不是没有过考虑的——当她在上海的小学私下阅读高尔基的《海燕》时，那个还装不下大千世界的小脑袋，好象突然膨胀了起来，她要当一只飞鸟，飞到天上去，做出轰动世界的奇迹来：或者是华罗庚式的科学家，或者是伏尼契式的女作家，或者是宋庆龄式的政治家……然而，还不到读完中学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，击碎了她那玫瑰色的梦。随后，命运的“女神”拉着她的手，和山民们一起打发岁月。她在那里发现，人类是很奇怪的，好象河里的石头，任凭风吹浪打，仍然自在生活着。这儿一帮一帮的男女老少，欢欢乐乐地种小麦，放牛羊，给锅灶火塘口塞烧柴，一年不看电影，不逛大街，不听音乐，也没有见谁发过牢骚，却是一色的心安理得。而且，一代一代就这么地生活了下来。她从这儿似乎找到了职业的门窗——只要对社会有些微贡献，就是当一辈子“孩子的女皇”，也算得其乐无穷。她一下子

变得朴实了，从头到脚，从外表到心灵，都成了一位新式的山村姑娘……

“当班主任就当班主任。”在这个多年来的班主任围墙里，从早到晚都是跟着学生转。按日历累计，她带过十个班，教过六百名男女学生。

她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六百名饥饿的求知者，就象六百只洁白的鸽子，眼睁睁地盯着她——要从她那儿，讨来精神的米粒，知识的面包，充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和能力。

她从孩子们会说话的眼睛里，似乎看见了这六百双眸子中，还闪动着一千二百名父母心窝的希望之光。为了这个，她常常深切地意识到一个班主任责任的重大。

但是，当时的现实又是什么呢？乌七八糟的动乱年代，毁坏了孩子们天真纯洁的理想王国，他们虽有健壮的体魄，灵魂却被饿瘦了。

这才真叫横下一条心，——李森豁出来了。她不承认自己的觉悟很高，能讲出一大套骇人听闻的政治话，但她坚持凭良心干工作比说空话的“觉悟”更实惠。于是，她不客气地告诫自己，硬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教，一道题一道题地算，一件事一件事地做。须知——“误人就是杀人啊！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她乐呵呵地送走了四届高中毕业班，仿佛一位看到自己亲手种的

庄稼获得了丰收的村妇，坐在自己家门前的槐树荫下，陶醉、沉思……。

有人给她作了个统计：七七年，全班五十名学生中，十三名考上了大学；七九年，全班六十一名学生中，三十二名考上了大学；八〇年，全班五十二名学生中，三十九名考上了大学，八名考上了中专；八三年，全班五十一名学生中，四十名考上了大学，五名考上了中专，五名考上了技校。其余的，大都找到了自己心满意足的职业。

读到这儿，人们会很快怀疑起来——这个李森呀，准是个只要智育不要德育和体育的“抓分数大王”。对不起，这种猜想完全错了！

李森有她自己的两句警句：“德育不强的学生，分数再高也是一个虚胖子”，“体魄不健壮的学生，分数再高到头来还是社会的累赘。”新生一落座，她先找共青团员谈话，把几个团支部委员紧紧地掌握住。她说：“红花是枝叶的核心，团员是学生的核心。团员散了，学生就乱了。”她花了许多精力，让政治在实践中作保证，让体育在学习中作根基。那么大的风，那么冷的天，她领着学生们作早操，女生们偷懒想躲，她说，“我也是个女的”，男生跳不过去“鞍马”想溜，她说，“我给你们做个样子”。到底，她所带的班，每届团支部，都评上了西宁市

教育系统先进团支部；女子体育比赛，获得全校团体总分第一，男子获得团体总分第二，女子还获得了篮球冠军。闪光的锦旗，挂在盆花簇簇的教室里，同学们从锦旗面前走过，一个个投去自豪的眼光……

快乐的被占有

人的时间各有用场，李森的时间，几乎全被她的学生占有了，即使是在最不受限制的梦境里，也会时刻出现学生的笑脸，哭相，忧愁的神态和装在肚里的秘密……。除了这些，她的心中好象再没有别的什么了。

那一天，李森刚刚拿起筷子，门轻轻地被推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位妇女和一名“顽童”。那位妇女苦苦哀求：“李老师呀，把我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收下吧，全当菩萨救了一条活命！”伴随着央求话语的是，呜呜咽咽的啼哭声。

“大嫂，是怎么回事？”李森放下筷子问。

——“顽童”名叫郭志勇，在另一所中学读书，三门功课都不及格，眼看着处分就要宣布。父亲发火，“顽童”不听，老爹便动起手脚，拳头和巴掌虽然威风凛凛，但效果仍然等于零。阿爸恼怒非常，一气之下撕了儿子的《户口簿》，大声呼喊：“给我滚！”——“迷极鬼”——“枉披人皮！……”郭志勇走投无路，便想去找死

神——“离开这个讨厌的分数世界吧！”……

不久，郭志勇读五中了。

李森当时想得并不太多，“能看得住就行了。”可是，郭志勇却向“救”了他的“菩萨”挑战——有一天，全班都交了数学作业，只有郭志勇不交。

“郭志勇，你为什么不交？”

“我没有写完。”

“人家能写完，你为什么没有写完？”

郭志勇站在一边，象一员不认输的足球健将，满面杀气。

李森心想，对这样的学生还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，凑合点吧。于是，随手挑出一本做得好的作业本子，放到面前，说：“给你，拿去作参考。”

谁知，郭志勇突然变了脸，强硬地说：“别小看人，我从来也不抄别人的作业！”

李森大吃一惊——噢！他还 是一个硬汉子呀！第二天，果然郭志勇交来了全部数学作业，尽管解题方法繁琐，但答案正确，证明郭志勇确实花了精力。李森从这儿又添了一门教学知识——启发自觉，是打开学生智慧大门的钥匙。后来，这个郭志勇考取了青海工农学院……

“老虎也得打个盹嘛！”这是常言。下了课的李森正准备喘一口气，有人来报告：“朱世海

又和同学打架了！”

“朱世海呀朱世海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收了这份心呢！”李森心中这样想着，但她却压住了怒火，去找朱世海。她了解这个孩子——体格壮实，常爱习武，视侠客义士为心中“祖师”，好打架但讲“义气”，在班里颇有点“威望”，只要他登高一呼，全班男生便会蜂拥操场，练拳踢脚。她为这种情景常常哭笑不得。现在，她变了个话题说：

“朱世海，你过来。”

“斗争”暂停了，朱世海抱着挨整的架势，等待发落。

李森又说：“我和你一样，都是‘侠客迷’，你能给我讲一段侠客故事吗？”

“侠客义士从来也不打无理之架。”朱世海说。

这个“理”字点动了李森的心。于是，一场“论理课”开讲了——我们青少年的“理”，在于为公，为集体，为祖国，如果光为几个娃娃们的“哥儿”讲“理”，并不值得……。朱世海细想一番，才觉顿开茅塞，便激动地说：“老师，我今天算开窍了……”就是这个朱世海，虽然没有考上大学，但是当了一名司机，常年奔驰在草地上，满衣冰霜，一身胆量，那天，他来看他的好班主任李森，说了一篮子感谢话。李森却

和当年的调皮学生开了个有趣的玩笑：“你的侠客武功没有白练，现在已经修炼成‘仙’了。

……”朱世海在笑声中滚出了泪花……

李森刚刚摸透了这一窝“小雏”的脾气，十二只新的鸟儿又要飞来了。那一年，她的班里又进了一名新女生。

“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南方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吴敏。”

李森固然对男生很警惕——他们调皮，贪玩，啥也不在乎；但她对女生却也很“提防”——她们心小，闹是非，斤斤计较。这个吴敏又是个什么式的“人物”呢？她不是宾馆里的接待员，仅仅认人而已，她是教师，是学生的第二个母亲，是党和国家培育幼苗的园丁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吴敏有点小聪明，各门功课都不错，可是，她撒懒，要弃理学文。本来，李森可以不管，任其发展，爱学什么就学什么，然而，责任心在责备着她——这是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材，岂能马虎！

她找了吴敏：“你应该考理科，我已作了全面考察。”

“我的理科是跛子，老师。”

“假话！”